

現代創作文庫

冰
心
選
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九輯 •

冰心選集

徐沉酒
葉忘憂
編選

全書 情裝五冊 定價大洋三十元 概不零售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九輯 ·

冰心選集

定價

大洋一元五角

實售

大洋一元五角

編選者

徐沉泗 · 葉忘憂

出版者

上海萬象書屋

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十二輯 ·

第一輯 魯迅選集
第二輯 郭沫若選集
第三輯 郁達夫選集
第四輯 周作人選集
第五輯 葉紹鈞選集
第六輯 徐志摩選集
第七輯 王獨清選集
第八輯 張資平選集
第九輯 冰心選集
第十輯 廬隱選集

第十一輯 鄭振鐸選集
第十二輯 王統照選集
第十三輯 田漢選集
第十四輯 老舍選集
第十五輯 沈從文選集
第十六輯 茅盾選集
第十七輯 魯彥選集
第十八輯 巴金選集
第十九輯 丁玲選集
第二十輯 張天翼選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里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衆的腦子里去，這是大衆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里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吶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嚇，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里，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第一，文庫里二十位作家固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整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如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毒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

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一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氏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手。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急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編者 一九三六，三，一八。

題記

出現在初期中國文壇上的女作家，冰心是最優秀的一個。說到冰心，讀者便會聯想到母親的愛，海，以及自然界的景物。——這是不錯的，在她的詩與散文中充滿着母愛的歌誦，自然景物與海的禮讚。所以她的作品最受着一般小朋友的愛護。至於她的小說比較上不及她的詩與散文之受歡迎了。因為它寫的不外是資產階級女人的生活，情緒，以及其苦悶等等。

她是福州人。原名謝婉瑩。現任北平燕大教授，現年三十三歲。

她的作品：

小說：超人、往事二集、及冬兒姑娘。
詩：春水、繁星等集。

散文：寄小讀者，山中雜記，南歸等。

上列各作除冬兒姑娘外，已全部收進冰心全集中。

我們這里選的也就偏重於詩及散文。

在冰心全集自序裏有這末一段話，記在這里：

「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覺得我如同一個賣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擔在中途，在我喘息揮汗之頃，我看見許多少年精壯的園丁，滿挑着鮮豔的花，蔥綠的草，和紅熟的果兒，從我面前如飛的過去……」

這是她「看看十年來自己的創作和十年來國內的文壇」之後說的。

編者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九輯 ·

冰心選集目次

題記

★

★

★

★

冰心全集自序

★

★

★

★

小說：

冬兒姑娘

一五

分

二一

第一次宴會

三二

姑姑

四三

煩悶

五〇

離家的一年

六三

散文：

超人	七八
去國	八六
通訊一	九九
通訊五	一〇一
通訊七	一〇三
通訊九	一〇七
通訊十	一一八
通訊十四	一二五
通訊十七	一三一
通訊二十八	一三三
閒情	一三五
到青龍橋去	一三八
笑	一四四
夢	一四六

詩：

畫——詩·····	一四九
「無限之生」的界線·····	一五二
春水一——十五·····	一五六
繁星一——二·····	一六四
相思·····	一六五
倦旅·····	一六六
紙船——寄母親·····	一六九
信誓·····	一七一
安慰(一)·····	一七四
安慰(二)·····	一七六
晚禱(一)·····	一七七
晚禱(二)·····	一八〇
中秋前三日·····	一八二
玫瑰的蔭下·····	一八三

假如我是個作家·····	一八五
詩的女神·····	一八九
迎神曲·····	一九一

冰心全集自序

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為我覺得：一，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願意能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讀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質上，都很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個小朋友，笑嘻嘻的來和我說：『你又有新創作了，怎麼不送我一本？』我問是那一本。他說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覺得很奇怪！以後聽說二三集陸續的也出來了。從朋友處借幾本來看，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而選集之蕪雜，序言之顛倒，題目之變換，封面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學社，或是北平合成書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這定是

北平坊間的印本！

過不多時，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如北新開明等，來和我商量，要我控訴禁止。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法律，對於著作權出版權，向來就沒有保障，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我却也寫了委託的信，請他們去全權辦理。已是兩年多了，而每次到各書店書攤上去，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由種種書店印行的，我覺得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東安市場去。在一個書攤上，一個年輕的夥計，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說：『您買這麼一本書看，倒有意思。這是一個女人寫的。』我笑了，我說：『我都已看見過了。』他說：『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過來一翻目錄，却有幾段如我不知為何你灑了多少眼淚，安慰瘋了的父親給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攤旁，匆匆的看了一過，我不由得生起氣來！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讓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願意人家隨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書局的主人說：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糾正辦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真的全集。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真的假的，倒是小事，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四續編來，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本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謝熊東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在桃花盛開，春光漫爛的時候，借給我們。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從容清付。

雄偉突兀的松幹，撐着一片蒼綠，簇擁在欄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裏，如同天真的小孫女，在祖父懷裏撒嬌。左右山嶂，夾着遠遠的平原，在清晨的陽光下，擁托着一天春氣。石桌上，我翻閱了十年來的創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湊到眼前來。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許多創作的背景，呈訴給讀我「全集」的人。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陽山脈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四歲起，便跟着母親認字片，對於文字，我却不發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裏，叫我認字，我却掙扎着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過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癖氣嚇唬回去！

颶風下雨，我出不去的時候，便纏着母親或奶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

已經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應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後，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講的，便是三國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我聽得晚上捨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着，脫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課，却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然而舅舅並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圖圖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着重複呈現的關係，居然字義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志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前面跳躍着；後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說，笑着，跟着我走。

這時我自己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為「金鼓齊鳴，刀槍并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我又換了